

中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四川省中江縣委員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郪王城考	仓山镇志办	1
三十年代中江人民的“四抗”斗争	陈俊安整理	3
南北朝中江农民起义	简毅忠	13
初唐三杰会玄武	蒋海福	18
古铜山县八景诗诠	管锡庆	22
中江孔庙春秋	蒋海福	31
中江县图书馆简介	李仁义	36
县立第九小学的兴衰	陈 航	41
谢汝霖烈士传略	林 涣	46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	赵纯熙	60
忆家父陈豹隐	陈寅星 陈大良	65
清提督雷正绾	管锡庆	72
中江女中校长李云淑	邓锐整理	79
吴肇武先生事略	中江县志办《人物志》组供稿	88
西医师李亚伯	陈复安整理	91

花石艺人涂孝臣	邱煜东	94
民国时期中江县城的木器业	邱煜东	98
中江县城的颜料业	叶星亮	103
新昌商号	苏应松整理	111
庆元饭馆	苏应松整理	117
民国时期中江县的税捐	胡德海	121
宋代以来中江的水灾	邢孝刚	125
中江的传统节日和庙会	蒋东如	135
民国时期的婚嫁习俗	林舒乔	145
中江的会馆	徐 遵	153
鸦片烟在中江的毒害	冯惠安	159
民国时期中江的地方势力	林舒乔 周崇祥	167
旧社会的学徒生活	冯惠安	182
临津镇忆旧	陈 航	188
《刘氏渭溪族谱》评介	管锡庆	193
解放初仓山暴乱	王善培	199
封面设计	吴通海	
封面题字制图	邓鸣峰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郪王城考

仓山镇志办

古郪王城（约公元前636—公元前316）废址，在仓山镇
郊（或郪）家沟口白家祠（今属宝塔乡郪城村），故迹虽已
湮没，而遗址仍依稀可见。清代修白家祠时，曾在此处发现
古城遗基，当地人民世代相传，尚能指出郪王城的规模和城
垣梗概。

郪，系古代一个氏族部落的称谓，因何称郪，尚待考证。远古时代，四川境内生存着许多氏族部落，郪族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为了群体的生存与延续，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斗。胜利者族系日趋扩大，败北者被杀或逃亡。到了战国时期，巴族统治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和川东长江一带，建立巴国，定都重庆；蜀族占据盆地西部岷江一带，建立蜀国，定都成都。在两个奴隶制国家的周围和边远地区还生活着一些氏族和部落。郪族部落占据巴与蜀之间的缓冲地带，即今涪江以西的郪江流域。这里山高岭峻，易守难攻。郪族首领——郪王，统率属部各支于此建城，世代相传，繁衍族裔。

他们沿居郪江大小支流，据有从今三台的千子乡直到今中江的仓山、冯店和乐至的良安、盛池等广大地区，历经蜀、商争战，蜀、巴争战，蜀、秦争战，郪族卷入兵火，被迫徙居，故有郪城不一地的推论。民国《县志》第二十二卷37页《文征四·郪王城说》载：“言郪则境既袤延，不能定其在西在南，言郪王城，而城乃确不可易，按郪王城故迹，今已湮没，然必在旧飞鸟境无疑。”

今祁家沟或古郪家沟，郪部后裔与各族同化后称郪族为郪人。称二水口至涪江段为大郪江，二水口以上至中江县南的诸支流为小郪江。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沿此建置郪县，辖9乡11镇。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辖今仓山地区794年。《华阳国志·校注》第三卷239页注释：“所谓郪王，或是战国时当地部落酋长，县治当以此为名”。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859页载：“郪江自四川中江县境发源，东流经三台县，南至遂宁、蓬溪二县界黄龙铺北入涪江”，足证郪王城在中江县南无疑。

三十年代中江人民的 “四抗”斗争

陈俊安整理

中江县地处四川西北部，县城居成都至川北重镇——三台县的要道之中，“二战”时期是国民党军阀田颂尧第二十九军的防区。全县地少人多，文化落后，长期遭受反动政府、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盘剥压榨，租重税多，人民贫困不堪。一九二九年中共三台中心县委在潼高中吸收中江籍学生代资杰、黄志鼎等人入党，中国共产党在中江县播下了革命火种。一九三一年冬，三台中心县委在中江县建立特别支部；一九三三年，四川省委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将中江县特支划归四川省委直接领导。这年，省委分别于六月、八月中旬、八月底派党员罗洪恩（南充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干又素（又名干希宇，灌县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李晓南（女，高县人）、何若萍（女，宜宾人）、朱显达（云南人，刘文辉部队文书）、陈子佩（中江人，刘文辉部队排长）、团员车文开（眉山县人）、王开壁（女，南

充人）等人来中江建立了中共中江县委和共青团中江县委。一九三四年六月又派党员马绍援（万源县人，绵安中心县委负责人）来中江重建县委。

由于四川省委和三台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中江县的反帝、反军（军阀）拥红（红军）拥苏（苏维埃政府）和“四抗”（抗粮、抗租、抗高利贷、抗苛捐杂税）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形势很好，建立了五个区委，三十二个支部，还建立了三个团区委。入党、入团（共青团、少儿团）、入会（农协会、反帝同盟会、妇女会）、入队（游击队、赤卫队）的群众上万人。中江县北面泥金、回龙、通济、会棚、永太等乡基本赤化，党团员、农会会员遍及各乡保甲。在泥金乡和通济乡的一些保甲，农会开会可以半公开，几户大绅士知道也不敢轻举妄动，一部分中小绅士和部分乡保长因受军阀混战之苦，还同情革命。在这些地方开展“四抗”斗争，穷苦百姓很拥护，乡保长、土豪劣绅也不敢反对，“四抗”斗争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即会棚暴动和文家桥暴动。

会 棚 暴 动

一九三一年春节，县城模范小学教师林舒乔（三台潼高

中学生)到会棚乡亲戚陈绍喜家向附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以后同刘家彦、刘复友、王鸿成、张登科、黄荣义、陈绍喜七人以吃血酒的方式结拜成兄弟，定名为“互助会”。互助会的宗旨是：“团结一致、互相援助、反对强暴、扶危济贫。”以后，林舒乔常常利用星期天到会棚乡一些地方向农民进行组织起来抗粮、抗租、抗债、抗一切苛捐杂税的宣传教育。不少农民纷纷要求参加“互助会”。在此期间，上级党委派陈笔客(不知其名)来中江发动农民组织农会。陈到会棚乡，住在农民钟炳云家。白天同钟炳云一起走家串户，向农民讲解农民贫困的根源，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抗粮、抗租、抗债、抗一切苛捐杂税，晚上教农民唱革命歌曲；后由钟炳云组织“穷人会”，农民杨章斌、杨章友、刘复通、刘仕洪、陈大左、李子安等人先后参加了“穷人会”。以后互助会与穷人会合并为“农民协会”。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模范小学训育主任共产党员代资杰介绍林舒乔入党，后安排林到会棚乡召开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在刘家沟瓜瓢梁子召开，参加的会员和农民近千人，大会选出刘复友为农协主席、钟炳云为组织委员、李花脸(不知名)为宣传委员，刘士洪为妇女委员、刘复通为青年儿童委员。

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群众组织，参加人员必须是农民，必须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必须参加农会开展的抗粮、抗租、抗债、抗苛捐杂税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年底，中江县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中共中江县特别支部成立。书记代资杰，组织委员曾襄廷、宣传委员林舒乔。

特支成立后，先后发展了会棚农民协会干部刘复友、钟炳云、陈绍喜、张登科等人入党。

一九三二年，特支派林舒乔兼管会棚乡农民协会工作。林当时在中江模范小学教书，他利用节假日经常到会棚等乡宣传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会会员。

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三台中心县委负责人杜柏藻来中江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组织农运，开展“四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准备暴动。于是决定，特支和模范小学党团员大部分下农村工作。林舒乔以县图书馆工作为掩护和教师曾联之（潼高学生，共产党员）主管会棚、隆兴等乡的农运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台中心县委派团委负责人邹羽仪来中江视察，在秦端甫（模小教师、共青团员）、丁天民（泥金

乡的农民团员）的带领下，到会棚乡、泥金乡、三台大石缸（现三台金石乡）一带视察工作，了解农会和共青团的组织发展情况。他们到这些地方，看到入团入会的农民很多，农民情绪很高，邹向秦、丁二人说，农民革命情绪高，不要泼冷水，上面有文件，凡是有农民群众组织的地方，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抗粮抗捐。继后，杜柏藻和曾联之到会棚视察，并在会棚乡住了两天。杜认为会棚乡群众基础好，应立即搞武装暴动，为各乡的“四抗”斗争带好头。曾将杜的意见向特支和农会干部进行传达。当时大家考虑到暴动缺乏武器，没有武器的队伍，就谈不上武装暴动。林舒乔提出是否可以把当时盘踞在会棚乡的土匪曾培宗拉过来作为武装力量，并表示愿意去做工作。经大家讨论，认为这样做危险性大，土匪成员情况复杂，难以驾驭，恐误大事。后决定去做会棚乡联保主任陈福延的工作，要他不反对农会的行动，得到了陈的默许。

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经研究由林舒乔到会棚乡去做暴动的准备工作。二十二日，林舒乔与党员刘复友、钟炳云、王鸿成、张登科五人在会棚召开准备会议，到会十余人，会议作了暴动的具体安排，决定由林舒乔任总指挥。

二十八日会棚逢场，中江县政府派征粮委员肖××（不知名）到会棚征粮。这天一早，党员张登科和会员陈三嫂切断了会棚通往中江和隆兴乡的电话线，刘复友带领二十六名会员堵住乡公所，不让乡丁进出。林舒乔、陈绍喜、陈绍福、刘复尊、刘学龙带领一部分会员守卫在会棚街后石关门山上，截断通往县城的大路。农民有步枪十来支，分发给一些会员守街口。当肖委员和两个帐房先生、一个司法员、两个团丁在街口东岳庙门外摆开收粮摊子时，一批农民涌去交粮（与以往交粮形势迥然不同）。会员邓文忠报了一个死人的名字，肖在粮册上翻了好大一阵找不到名字，便大发雷霆。钟炳云趁机上前揭露国民党政府与军阀田颂尧强迫农民交“预征招垫”大粮（民国二十一年就征收到五十八年的大粮）弄得农民没吃没穿的罪恶，要农民不交钱不交粮。肖委员仗势威吓钟炳云，扬言要把钟关押起来，因而激怒了在场的农民会员。大家一涌而上，与肖及乡丁进行了格斗，四乡赶场的农民也自动参战，结果把肖委员与乡丁、管帐先生六人一齐打倒在地。钟炳云拿出事先准备的鬼头刀连续向肖砍去，把肖的一只脚砍成三节（后三天死亡）、收粮的账册票据被愤怒的农民一火焚之。下午，农会在会棚街上张贴写有“反对预征大粮，不准压榨农民血汗”、“坚决抗粮抗租”，

抗一切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先杀委员后杀官，没有穷人啥相干”、“拥护我红军，穷人要翻身”等内容的标语。

当天晚上，会棚乡党支部在陈绍喜家召开会议。决定林舒乔、陈绍喜等人立即离开会棚，其余党员和农会干部隐蔽活动。

暴动后因电话不通，县政府几天后才通知联保主任陈福廷清剿。陈怕得罪四乡农民，只应付了一下交差。两个月后，县政府派了一个联防队来清乡，结果一无所获。这段时间，四乡农民暂时缓了一口气。

文家桥暴动

中共中江县委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开第三次全委会。会议决定：一、开辟悦来、牛场一带的农运；二、贯彻省委“赤化全川”的计划，搜集武器，准备暴动。计划在暴动后派人到通、南、巴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并把一部分赤卫队员拉上龙泉山，在田颂尧二十九军的“心脏”打游击。

搜集武器的人只搜集到一支步枪，于是决定没有枪就发动赤卫队员准备梭标、大刀，妇女准备石灰口袋，少年儿童准备棍棒。

十二月中旬，各区委反映各地会员和农民说，共产党闹了这么久，天天喊打土豪劣绅没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要求对土豪劣绅采取点行动。当时县委机关驻在离文家桥不远的林氏兄弟家里。十九日一早，文家桥方面突然出现了永太乡保安队数十人挨户清乡，当即逮捕了一会员。当县委知道此事时，保安队已迫近县委机关所在地。县委书记钟炳云，委员干又素、代资杰、李晓南、何若苹等人不明真象，被迫同几个党团员和十多个会员群众向徐家堰方向转移，转移中始知保安队并不是为县委机关而来。县委几个委员立即组成指挥部，并派人鸣锣通知地藏寺、白庙子、徐家堰、文家桥等地的群众到文家桥，同时派人通知北区区委立即动员附近党团员、农会会员、赤卫队员齐聚文家桥。决定等群众到来之时，迫使保安队撤走放人，同时乘机夺取保安队的枪支，然后强攻永太场。上午九时许，各地群众纷纷到来，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男女老幼约两三千人。这时保安队已闻风撤走。县委又决定更换斗争目标，到永太乡联保主任、大地主曾万一家吃大户，开展破仓分粮斗争，同时向曾万一要人。当即召开了群众大会，群众情绪很好，男的手执刀矛，妇女儿童拿着木棒、钻子准备战斗。会前捉到两个反动分子，群众情绪更高。县委派了一些赤卫队员去扎垭口、当交通，防止敌

人再次突然袭击。但因这些人没有经过训练，责任也不明确，来的来，走的走，以至重要垭口没人把守。当宣布向曾万一家进军时，大家更是一涌而上，沿途不断有人参加，络绎不绝，四里多路到处是拥挤的群众。群众还不断地高呼：

“到保正家去吃大户要人”，“实行抗粮款”，“那个不来便是反动派，转来便去吃他家的大户。”抵曾家时，曾万一家已闻风逃走。当时派了一部分人进屋搜查，其它的人在外面包围院子。结果搜出了许多粮款借约，县委当众付之一炬。对曾家的其余粮食什物，因一部分群众不主张拿、房子也不主张烧而作罢。进入曾家后，几千群众的情绪已达到了沸点，大家都闹着要去攻垭口店（即永太场），要县委指挥部的同志下达命令。县委指挥部的同志却拿不定主意，也掌握不住这么多群众。这时有人提出先吃饱肚子再说。于是决定：一、派人煮饭，实行吃大户；二、团队转来时便夺枪。群众也同意这两条决定。当几千群众坐下休息等吃饭时，县警察局何清刚带领一连人和永太民团团长许弟通带领十多个团丁向文家桥方向来了。敌人一上山便开枪示威。几千无组织无训练的群众一听见枪声就惊惶失措，县委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正在商量对策。这时，捆着的两个反动分子乘机挣脱绳索，并在受惊的群众中高喊：“快走，来了！”一部分人便

跟着跑了。指挥部的同志只得派人组织群众撤退。可是，人太多，根本无法组织。何清刚等人趁机追赶逃跑的群众，并胡乱开枪，当即打死一妇女会员——文刘氏，打伤会员文信诗和一妇女，逮捕了二十多个女会员，县委指挥部的同志只带了二十多个男女群众离开了文家桥。

当晚，县委开会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事后还向四川省委写了报告。会上，大家估计敌人要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于是做出三条决定：一、县委成员分散活动，各区委、支部负责人仍回本地继续开展破仓分粮斗争；二、文家桥附近的党团员和赤卫队员不能留家的一律转移出去；三、继续搞武器和西药。

南北朝中江农民起义

简毅忠

据中江县志补遗（同治版）记载：在南北朝刘宋年间，伍城（今中江）暴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当时，封为西安五等侯刘粹之子刘道济“迁振武将军、益州刺史”。刘的部属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军等聚敛财货，鱼肉乡民，刘道济任其所为，“伤政害民，民皆怨毒”。那时，北方战争频繁，南方生产力相对有所发展，远方商旅多到蜀地经商，“或有富值数百万者。”费谦等限定：布、丝、棉等交易不得超过五十斤。马不分优劣，限蜀钱二万。官府又立制，禁止民间私人铸铁，但又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大都群起反抗。

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有一个名叫司马飞龙者，自称晋之宗室，听说刘道济聚敛财货，民怨沸腾，遂自仇池（甘肃天水南）入绵竹，发动农民商贸，得千余人，破巴兴县，杀县令，又攻阴平，阴平太守“焚城遁走”。刘道济遣军击司马飞龙，斩之。

其时，伍城（今中江）人帛氏奴，受费谦等逼迫，心怀忧忿，因聚众起义。同年七月，刘道济派罗习为伍城县令。帛氏奴等与众商议说：“罗习乃刘道济心腹，若我等作乱不止，一旦被发觉，则大祸难测，应结盟自卫。”于是杀牛盟誓。席间帛氏奴与赵广等大声说：“官府禁止杀牛，而今日杀牛盟誓，全村父老都违了法禁，倘使县令罗习向刺史刘道济告发，怀疑我等作乱则我等均活不成了。”又说：“晋宗室司马飞龙犹在阳泉山中（今中江阳平乡一带），若能起兵响应，共举大事，则功业可立，不然则不久立灭。”众人都乐于起兵反抗，相率从之，得数千人，攻占伍城，屯军城西、城北。官军退驻离城20余里之怀归（今中江杰兴乡龙坡附近），置县抗守，逃亡之商民纷纷返回伍城。这时不见司马飞龙（据传司马飞龙已死），赵广担心义军失去晋之宗室作号召，民众各自散去，就带领三千人马，准备仪仗旗帜，声称去接司马飞龙，到了阳泉寺中，找到一个外地人名程道养，商以大事，并说：“只要你自称是司马飞龙，共举大事，就有福同享。”道养欣然应允。程道养原是枹罕（今甘肃省南）人，因避战乱入蜀，隐居伍城县阳泉山中。于是赵广改名隆兴、号蜀王、建号泰始元年，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帛氏奴为征虏将军、梁显为征北将军、严遐为